

国家 95 规划重点图书

黄国荣 / 著

兵谣



民风忠厚、勤劳刻苦的农民的儿子古义宝，对未来满怀憧憬，又富有农民心计，当兵一心想当个好兵，当官一心想当个好官。环境和个人观念的契合，使他差不多攀登到了人生的光辉的顶点。变形行为和普通灵魂的反差，致使他在模范的宝座上品味出人生的真谛，在军旅之路上留下了一串奇特的脚印。伴随他走过这段人生旅途的，有真诚相助的领导；有引他步入歧途的恩人；有明争暗斗的乡邻；有患难相知的士兵；有缺乏爱情基础的妻子；有带给他厄运的初恋情人；还有倾心爱慕他的小寡妇。一系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跃然纸上，他们共同演出了一幕人生活剧。扎实丰厚的生活基础，朴实老道的文笔，真挚可触的情感，鲜活独特的人物，构成了本书的艺术特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兵谣

黄国荣 / 著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81/20

兵谣/黄国荣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 11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ISBN 7-5033-0780-3

I. 兵…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2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1

字数:250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2.80元(膜)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的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上
卷

入

梦

新兵要集结开拔了。

接兵部队的解放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搭着车篷，吼着喇叭，呼呼隆隆，飞扬着尘土，头天就开进了村子，开进了公社大院。村镇上的男女老少丢下手里的事，拿着手上的活，拥到村口街头，立到院门前街巷边，好似当年八路进村。

清晨，新兵们羞答答喜滋滋地穿着不合体且皱巴巴的新军装走出

各自的土屋。原本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一套上这新军装，一时找不到感觉，连路都不会走了。想扮出军人的气派，可又弄不出那模样，自己先就别扭，别人看着捧腹。

各村送新兵的队伍敲敲打打欢天喜地从四面八方拥向公社，正经比过年还热闹。

公社院子里比唱大戏还欢闹。一个新兵围一堆人，爹娘兄弟姐妹七姑八姨再加小哥们，不少还有未婚妻。说不完的分别话，掏不尽的肺腑言。小伙子一个个喜得合不拢嘴，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人物。

古家坡有两个新兵，一个叫古义宝，一个是刘金根。

刘金根像头起性的小骠驹，满院子欢窜。

古义宝没有一点喜幸。送他的只有他爹。不是亲人不想来送他，是他不让他们来送。他头一个不让春芳来送。他心里窝憋着一肚子悔恨。

当兵，他不知梦了多少回。当兵的念头萌生于两年前晕倒在坡上那个上午，具体说就是他们村那个在外面当什么司令员的坐着小轿车回村省亲的那个上午。那日清晨，他起得晚了一些，娘朝他罗嗦了几句，本来一看那黑不叽叽的地瓜煎饼就没有多少食欲，让娘罗嗦几句就更没了吃的愿望，抹了把脸，梗着脖子出了门。那一日的活是往地里送肥，这活你一车我一车，你一趟我一趟，做不得半点假，偷不得半出力。要命的是送肥满车一路是上坡，回来空车才是下坡。更要命的是刘金根这小子跟他较劲，他在村里是个要强的小伙子，粗活细活、出力用脑，哪样也不输人。赛到第三趟古义宝浑身开始冒虚汗。小伙子谁不要面子，没劲也不好说，他忍着，空车回村时偷偷掰了个青玉米嚼了。人是铁饭是钢，一

顿不吃心发慌。送到第五趟，他的两条腿就直打颤。这时他也顾不得被人嬉笑了，他落了队。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把那车肥送上坡，躬腰放下车，刚要直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他晕倒在坡上。

他晕倒后居然没有谁发现。他被所有的人落坡上，晕倒时别人都返车回了村。小风把他吹醒，发现自己独自孤零零被遗忘在坡地，没有一个人管他。他想他要是不再醒来也就跟死一条狗差不多。古义宝心里一酸，滚落了两滴冰凉而枯瘦的眼泪。等他有气无力地推着空车回到村里，村里却是一片欢闹。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围住了那家平常路过都不愿瞅一眼的院子。那一家是地主，那年代谁能跟他们家有来往？谁又敢跟他们有来往？今日可不一样了，一辆漆黑的小轿车停在他家的场院上，人堆里喜气洋洋没了一点阶级斗争的气氛。那一位穿军装的司令员，朝男爷们扔着烟；他的夫人给女人和孩子们发着饼干和糖块。拿到烟的滋滋地吸着嗜着，拿到糖的甜甜地喷着吮着，那动静那滋味似从未尝过。

古义宝没有加入到圈子里去，他不是靠某种精神，而是为了某种面子支撑着站在圈外，他既没上前去接烟，也没上前去领糖，尽管他此时那么需要饼干和糖。他在想一个很深邃的问题，昨日的冷落和今日的热闹，往日的敌视和眼前的亲善，说明了什么，是什么让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東西转化的。他那没有装多少思想也不那么复杂的脑袋瓜里虽找不到完整的答案，但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家里有了当官的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家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位司令员，他家的一切就可以改变。就在这时候他心里便萌生了一定要当兵的念头。只有当兵才能改变自己的一切，只有当兵才会有出息，

也只有当兵才能耀祖光宗。

接到通知书那天，古义宝哭了。他是真真实实因高兴而哭。梦想成真，心想事成，满肚子的欢喜说不出来，他就只好哭。第二天他爹告诉他，春芳让她姑父找过武装部长，能当上兵八成是春芳她姑父使的暗劲，要不准悬，这么多人争着要当。古义宝对春芳的感激便从心底生出。前天晚上，他家摆了席，送他是其一，谢人更是真。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亲戚，能请来的都请来了。林春芳当然要来帮忙。饭后送走客人，义宝娘撵走弟弟妹妹，故意闪出空来让他俩上西屋说说话。

古义宝爹娘有意识地让他们俩单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还是头一次。农村不比城市，一谈恋爱，在公共汽车上都能旁若无人抱成一团亲昵，在乡村订了婚，虽在一个村，但平常很少见面，就是见面也很少说话。要不长辈会背后戳脊梁。两人坐在炕沿上，一时都找不着开口的话，只是在心眼里充满激动。想起这一去就是三年不能见面，春芳也有了恋恋不舍之态。古义宝从春芳的眼睛里一看到那从未见过的眼神，心里立时窜进一只小兔子，嘴里有些干渴，他不明白是因菜吃多了还是因她那火辣辣的眼睛还是因为那股幽幽的雪花膏清香。俩人就只用眼睛你看我我看你默默地坐着没一句话。他们俩几乎是同时都感到屋里热得让人有点难受。古义宝便提议到外面走走，春芳自然也不反对。俩人出了门，这里没马路也没公园，他们便只好绕着场院转圈。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古义宝说咱们坐坐，春芳说好。俩人就在一个麦秸垛旁边坐了下来。终是古义宝先开的口。他说春芳谢谢你，说的是真心话。春芳也听出是真心话，她心里甜蜜蜜的，本来心里想

说谢啥，都俩口子了还谢，可她不愿实话实说。她说，别嘴甜心里苦，一出去还不知把人家忘成啥样呢，而且说得酸酸的。

这酸酸的话一进古义宝的耳朵，心里那只小兔子拱得更欢腾。他觉得她有些可怜有些委屈，顿时就生出许多男子汉的责任感来。他身不由己地伸出一只手来一下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而且紧紧地把她的手捏在手里，这一捏俩人浑身便都烧了起来。

古义宝打摆子似地说，我要忘了你，我就……古义宝的后半句话被春芳的另一只手捂了回去。她的手被他双唇烫了，立即缩了回去，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他们已经挨得很近了，彼此都能感觉对方呼出的热气。古义宝感到有一种必须向她表明真心和信义的责任。他很认真地说，要不信，我现在就跟你定死。春芳疑问地说，定死，咋定死。

春芳还没反应过来，古义宝一下把她的两只手握到了手里。他们相互接触得太少了。古义宝的手在颤抖，春芳心里更是一片慌乱，浑身着了火似地发热，身子像要溶化了一般柔软无力……

他们俩谁也没有去想他们做下的事意味着什么，这事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春芳失去的是什么，古义宝又得到什么。那时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理智去想，他们只是感到双方都不由自主需要这种表白和承诺。

古义宝从麦秸垛里站起来，慌乱地拍打沾到身上的麦草时，心里就开始了悔恨，他一下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是军人。并不是精神境界有了升华，他只是感到婚前做这种事是丢人的，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光彩的事，部队自然是更不允许的。回家

的时候首长说，穿上军装就成了军人，一切都要按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把这话给忘了呢，这种事军人是绝不允许做的，万一让部队领导知道了，他的梦想就要成为泡影，他的一生也就完了。后悔之中，他有些恨春芳，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这样没主意，怎么就这样随人摆布。所以，他坚决不让她送，他怕部队首长发现她。

还有让他高兴不起来的是他的小弟弟。部队首长给他们交待得明明白白，说照例穿上军装就不允许回家了，只是因为公社没地方可住。回家后，一不准把所发的东西送人或留在家里，这一切都是装备；二不准把军装被装弄脏，新兵就一套军装，被子要满四年才能换发，弄脏了没法换洗；三是穿上军装就是军人，军人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回家后不许喝酒不许违纪违法，集结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公社。回家后他小弟弟闹着要盖他的军棉被。他娘让他闹得没办法，临走那晚就让他盖了一晚上。谁想这小子夜里尿了炕，把他的新被子尿湿了一大片。

古义宝一路上提不起神来。

古义宝一路走着，听不见欢闹的鼓乐，他的眼睛里只有一路黄土。原野里黄得几乎看不清地里还长着稀疏的麦苗。那麦苗没有一点绿色，而是跟土差不多的紫青色；路边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干枯的酸枣棵，还有一些干枯的茅草在寒风中抖动。他一路上看着荒草稀疏兔子不拉屎的大片土地不时惊觉起来。从申请入伍到穿上这套军装，他做的是喝凉水降血压、和春芳做糊涂事、让弟弟尿湿棉被这样一连串的坏事，没做一件好事；他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就白费了那些心血，怎么走出去仍怎么走回来，一辈子就干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营

生。他看着那些精神抖擞的同乡战友，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向前别人就向前。

“义宝，春芳怎么也不来送送？”刘金根这些天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我们散了。”

“胡吹，前天还在你家吃的饭，小俩口躲在屋里你娘没让我去打扰。”

古义宝的脸一红，急了：“金根，到部队你要再提到我和春芳的事，我跟你没完。”

“嘿，这是怎么啦？当兵又不是去做和尚，有对象怕啥？”

“我小人在先，这么早就找对象，不是光荣的事，我不愿意让部队的战友和首长知道这事，你听明白了，要是别人知道了我就跟你算帐。”古义宝一本正经郑重其事，没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刘金根居然就没了声气。就跟那次刘金根在文兴面前暗地里损他，古义宝立时让他额头鼓起个包包一样，刘金根见古义宝吃人似的眼睛和攥得咯咯作响的拳头，顿时没了一点脾气。其中的奥妙只有他俩知道。

车要开了。新兵们排着队领路上的食品。古义宝没站在新兵的队伍里，却帮着抬食品，发到最后一个他才领。

新兵们开始排队上车。篷车敞着口，后面爆土，都想往前面坐，可又不敢。古义宝本来排在队中间。他借故扶别人，站到了一边。等别人都上车后，他帮司机一起关上挡板，又帮着刹紧篷布绳，自己才上车坐在最后面。这一些举动都被细心的到接兵站来挑文体骨干的文兴干事看在了眼里，他又让接兵连长也看到了这些。

二

熄灯号吹灭营区的一盏盏灯，吹去连队的喧闹。夜色伴着节奏柔曼的涛声把军营带入朦胧。刚刚由老百姓变成军人的兵们还很不习惯这种刻板的一切行动听号令指挥的生活。不管你困还是不困，熄灯号一响你必须立马熄灯上床睡觉；无论酷暑严寒雨雪风霜，无论你怎么累如何好睡，起床号一响就得身下安弹簧般弹起穿衣下床。

古义宝静静地躺在床上，躺在炊事班靠门的双层床上铺。下铺的老兵已呼噜成曲。他瞪着两眼散乱着目光面对什么也看不清的天棚。他还不能睡。

新兵连训练结束，古义宝和刘金根一起被接兵连长带到了守备三连。刘金根分到八五炮排，古义宝分到火力排。四天后古义宝向连长交上请调报告，要求上炊事班。第六天，古义宝被批准上炊事班。今天晚饭后刘金根找了古义宝，神秘地把他拉到背人处。

你小子玩什么鬼心眼，怎么申请上炊事班？刘金根一副责问的神态。古义宝说现在咱们都是军人，又是老乡，不能再你争我斗狗肚鸡肠，咱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照应才对。刘金根嘿嘿一笑，说是这理，那你就更不能瞒我。古义宝说我要求上炊事班是为了更好地锻炼改造自己。撒谎，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没好处你能主动要求上炊事班？鬼才信。古义宝说，那你说我为什么？刘金根说我弄不明白才来问你的呀！当兵的不愿操枪操炮，要上炊事班喂猪做饭，就为了多吃点多占点？这恐怕不上算吧。

古义宝真觉得好笑，刘金根这小子真有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多吃多占？见你娘的鬼，到了部队，谁不觉得天天跟过年似的。虽然一人一天只有5角5分，可连队有菜地，猪养了十几头，隔几个礼拜就宰一头，靠着海边一个礼拜至少吃两次鱼；就是没鱼没肉，大米饭白面馒头也是管够，跟家里相比真是如同冬天的野老鼠钻进了白米囤，怎么会在吃上费心思呢。古义宝没反驳刘金根。他想，与其让他知道他上炊事班的真实动机，还不如让他以为就是为了多吃多占。

也许是老家的穷山恶水让古义宝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也

许他天资聪明，也许是家境的贫寒逼迫他时刻在琢磨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勤于思考，脑子里的弯弯道的确比同乡战友多得多。下到了连队，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奥秘，全连战士一上训练场，一色的着装，一同的操练，一样的动作，一律的流汗，几乎分不出谁是谁；可一进俱乐部就看出了差异，光荣榜上，立功的是炊事班长，集体嘉奖的是炊事班。再一想，在学校里听说的部队那些在全国出了名的模范先进人物，几乎都是当炊事员出身的司务长。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进步快，就上炊事班。于是他就写了申请，果然连里作了调整，炊事班的一名老兵下了排，他上了炊事班。古义宝的名字第一次上了黑板报。黑板报是连队的连报，是党支部的喉舌，新兵里有的不以为然，有的就动开了脑筋。

古义宝喂完猪挑着两只空桶路过黑板报。眼睛一扫扫着了刘金根的名字。他停住了脚步。题目是《厕所卫生的秘密》。打扫厕所不是件好活，每个蹲坑里都垫着干土，满了后把粪便挖出来，然后再挑水把厕所扫刷干净，再给每个粪坑里垫上干土。干这活又臭又脏，还要花不少力气。本来是按班排表轮流值日。刘金根发现这活都不大愿干，派到谁头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儿。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他主动去做，自然是件该称赞的事。他每天提前起床，悄悄把这活干了。古义宝一跺脚，怪不得这些天的厕所特别干净，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

刘金根第二天早晨提前起床去掏厕所，碰上两个新兵从厕所里扫兴地走出来，说厕所已经被人打扫了。他们都感到有些没意思。刘金根想，谁起这么早，他夜里还睡不睡觉。其实打扫厕所的人睡得香着呢。他就是古义宝。他的心计的确

比他们胜一筹。他是熄灯后等大家上床睡下后打扫的。选择这个时间他费了一些心思。他觉得这时间好，既用不着提心吊胆怕早上睡过了时间弄得成宿睡不好觉，又不会有人来争，也不会被人发现难堪。果然如此，刘金根他们正没趣的时候，古义宝却美滋滋睡得香甜。

古义宝在连队一个月饱饭一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连队可做的事太少，何况大家都瞪着眼睛在找，生怕自己落了后。做好事还真难，厕所就一个，菜地都分到了班，这点活还不够班里新兵干的。院子每天都集体打扫，真找不到多少事干，要不好事不光是闲着挺难受，不好事就无法与众不同，就显不出自己，就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

古义宝是个头脑灵活的小伙子，他很快就找到了可做的事。他发现连部门口常停着一些自行车。机关干部下部队，除了陪同首长有小车坐，一般都骑自行车。首长们忙，车子脏了顾不得擦，零件缺了没时间换，部件坏了也瞎凑合。古义宝就悄悄揽起这个活。他修的第一辆车是宣传科报道干事赵昌进的。赵昌进那天到守备连来了解报道线索。他骑的是报道组的公车，车不旧，保养极差，外带的胶皮针还没磨掉，钢圈和辐条却沾满泥水生了锈。古义宝逮住猎物般悄悄把车推走。他到炮班工具箱借了钳子扳手，还灌了一瓶汽油和一小瓶润滑油。先洗后擦再上油，着实下了功夫。

下午赵昌进离开连队，找不到自己的车子。其实车子仍放在连部门口，他也看到了，只是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车子了。赵昌进没有急于离开连队，他特意到炊事班找了古义宝。他没有简单地表扬或感谢他，而是深入地跟这个新兵进行了一番交谈，并十分真诚地给予了启发和诱导。